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一冊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九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蘇軾子瞻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西仲云喻言有可以補益君上者不妨取之古人成書以為轉入陸贄奏議之地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為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陸贄字敬輿諡曰宣公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張良而文則過辯

通天下之志集  
有三代已還一  
人而已八字  
而贊諫集諫下  
有之字下贊勸  
下同  
吝用財集吝用  
作好聚  
至於用人編於  
作如  
相告言析言作  
語  
西仲云言聖明  
如帝必取其奏  
議之善不以異  
代視爲不切於

如賈誼生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以忠厚德  
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  
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  
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  
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  
口之藥石藥石也又成十年疾不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治世鍼害身之膏肓家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左傳孟孫之惡  
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  
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唐史記馮唐傳魏相條晁董之對則

時必善贊編善作  
喜則莫如集無則  
字

孝宜以致中興漢書魏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  
贊夫六經三史史記前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  
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  
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周禮

鹿門云長公所  
最得意識見亦  
最得意條奏

氏以鑿取明水於月注鑑鏡屬一鏡也又照也左傳昭  
十八年光可以鑑前漢食貨志人用莫若龜爾雅十龜一  
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云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  
字始出於唐書劉蕡傳寶鏡之謂也  
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  
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  
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書說命篇啓沃朕心借宜公之  
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即倣其體奏

進文正不必艱深其辭。○同進劉子者。為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論語圖解云善吉也良也。不失於理。為吉不害於物為良人之恒情也。朱子云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論語子路篇注。即就也。戎兵也。長故可以即戎。其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哲宗及太皇太后高氏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

確士云。宋自市易青苗諸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舉仁宗英宗休養生息之民。盡歸水火王安石之罪。其容辭平。

有赦令賞錄赦作勅。

之所至訪問耆老六十曰耆七十曰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或山年飢歲積不足。或賦或歲歲積不足。所歷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宋史食貨志。市易之設。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之促收書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白圭周頓。魯人皆古。亦化為華門圭竇矣。禮記儒行篇。儒有一畝之富人。也。蓬戶甕牖。鄭玄云。圭竇。上銳下方。如圭之狀。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

與聖意賞錄意  
作恩

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因郊祭而行大赦曰郊赦郊祭天也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非以少為多是以為非以謀私利也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財巨鳩及相滑謝也非理而求之也史記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

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衷方寸所蘊私意買物也以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武車反賈買也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註無貨則賒賈而予之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

近者詔旨集者  
作日

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倚留內閣未發也，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科，吏卒乞覓覓莫秋，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反求也。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

州 移揚舟集舟作

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七捧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篇：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

未敢往催賞錄  
未作不往住之  
誤  
鹿門云民困吏  
弊指画如掌今  
之郡縣不可不  
榜之堂而日夕  
誦之

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  
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  
者即且令本州權也假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  
條有礙也障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充奸胥囊橐耳與其  
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陳盡弊病  
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令人六月生寒  
粟也

杭州召還乞郡狀

英云主意恐在  
禁邊為群小所  
讒害願除一郡  
保性命也○古  
來人物輩出莫  
多於西漢與趙  
宋而小人滿朝  
亦以此時為最  
想皇天欲使賢  
人有所訴而遺  
文字於後世歟  
何可除而不除  
賢不肖終始相  
網繆也

臣昔於治平中英宗一年號自鳳翔職官鳳翔府屬得替入朝首  
被英宗皇帝知遇先帝知遇此句提起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  
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治平三年蘇老  
泉沒享年五十  
有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  
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  
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  
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英宗神宗非常之知不忍欺天  
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  
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  
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神宗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

同考試鈔賞同  
作因

以傾臣集以作  
欲

帝聖明能受盡言。周語惟善人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雜買務雜賣務等之類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舟子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謀陷於罪也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舒亶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

英云悲壯淋漓  
使人潸然嗚呼  
以披公才學為  
東所惡如斯欲  
死不死天亦有  
所容欲使斯文  
發於世也

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攝收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救。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漢書景十三王傳夫衆响漂山積羽沉舟羽史記張儀傳積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推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



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賤鄉之差雇差役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不道耳日之為之女女程。川甚之賢，東坡尚以為為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言奔流之勢不可挽回。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

特未發集未下有敢字

與經筵集與作於

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次乞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書朝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誤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膈胃膈心，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配刺流顏章顏益二人。蓋改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漢書趙壹傳，所好則鑽皮出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其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

知臣危行諸本  
危上有危言二  
字

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牙以相待厲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  
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  
為臺諫所攻。搬出解字。公搬除也。解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  
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齊褊小狹也。孟子眾所共知。黨  
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  
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  
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  
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  
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獨立不回。以  
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  
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

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論語微  
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  
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  
深知。亦恐終不勝眾。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  
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  
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  
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  
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  
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  
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  
謹俟斧鑕。

鹿門云長公一生坎壈備於此狀不可不知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召為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狄山論匈奴和親 通英進讀

英云一意言難博士官賤可與宰相九卿議可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

温言以來集温言作温顏

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史記酷吏傳匈奴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注障塞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上要險之處築城置吏注寇盜也此人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綱目及貞觀政要載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事納忠如此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邇英進讀

英云、上意言人主不納諫終生大亂一頭兩脚法而三段入題不詳張牛不費多言而結妙甚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前漢成帝時京兆尹王章論大將軍王鳳下獄而死故槐里令朱雲論張禹折檻而不屈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孔子十四世孫為諫大夫領尚書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光嘿不應徙為太師稱疾辭位太后詔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器也言鄙細人穿窬論語壽杖其猶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盜也注言其無實盜名之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被執張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玄宗竟不誅又諫相李林甫上不從遂為

林甫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之機決於此矣。然君人者每退君子而進小人何也以忠言厭聞而讒諂面諛者易入也。知人聽言之際可不慎哉。

到黃州謝表

原書有臣賦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十字文中謝辭也稿本畧為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

中謝猶某月某日畧為月日

學之言試守三州。杭州湖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  
 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孤負恩私。茫如  
 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眾議不容。案罪  
 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注。兩  
 觀闕。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左傳文十八年投諸四裔以  
 名。害者又宜五年于三危。書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注三危  
 人。魑罔兩注怪物于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  
 宅。豈謂尚玷。之玷也詩白圭磨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麀  
 者。豈謂尚玷。之玷也詩白圭磨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麀麀  
 狀如小狐之野。保全樗櫟之生。樗惡木也莊子逍遙遊篇  
 似。蟪蛄之野。保全樗櫟之生。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  
 本。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又人間世篇。臣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匠石曰。是不材之木也。臣  
 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  
 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

同人云以引咎  
 感恩為祈請句  
 筋字骨語語圓  
 成坡公極着意  
 文字

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  
 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為棄  
 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  
 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  
 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

英云是從黃州  
稍遷內地也首  
段謝被收錄二  
段叙自引答書  
艱苦

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浮過也。禮記坊記云。故君子與其兄弟並竊於賢科。衣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既無片冠或以為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批出直史館為州通判。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縲紲也。縲。繫也。論語公冶長篇。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惟悴非人。章狂。猖狂。誤。索。索也。縲。繫也。論語公冶長篇。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惟悴非人。章狂。猖狂。誤。淮南子。凡人之性。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少則猖狂。壯暴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恫。痛也。許以甄收。甄。視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前漢禮樂志。以沛宮為原廟。師古。以安祖考。正六官。戶部注。原重也。言已立正廟。更重立也。

兵部禮部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彈冠。出蘇刑部。二部。論結綬。共忻千載之近。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漢書。刑。法志。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故推涓滴。以及焦枯。涓滴。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故推涓滴。以及焦枯。涓滴。之命。及焦。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易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韓文蔣註唐容州北流縣今屬廣西梧州府南三十里兩石相對濶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云鬼門關十八九人不還又黃山谷詩鬼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起便下忍讀唐書地理志嶺南關四廣之康浦賀之荔平連之鬼門嶺南關也正字通中山厲氣成以南鬼過而東驚浮瘴海瘴病也南地多瘴氣故曰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二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論語泰伯篇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湯德寬仁書仲虺之誥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文章覆育譬之蠕動蠕微動也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所云魘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

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公於紹聖哲宗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遠之言後漢班超封定遠侯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唐陽城為道州刺史下宜然○湖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

梅亭云前曾通判杭州此復出守故云

英云謝表大率以四六為例其用散文甚少國朝寬平延喜諸公專法唐禮如謝表皆用四六見本朝文粹及管江文集可知學者不可不識

梅亭云首段虛冒

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傍徨聞長樂宮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動別於唐人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

又云次段頓跌

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葵陽也爾雅翼天有十日葵與之始終故葵從葵說文葵藿也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魏志曹植傳植上書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四光然向之者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

又云三段正面

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也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灼也易艮卦厲薰心前驚齒髮之漢兩龔傳薰以香自燒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後漢馮夷傳失之東隅但求死於西日也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覲冀也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



常州宜興集常  
上有在字

梅亭云四段自

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盡也詩既之罄矣維壘之耻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前哀君上之○前○竟○如○家○人○父○子○語與其強顏忍耻○前○竟○如○家○人○父○子○語下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前○竟○如○家○人○父○子○語記檀弓疏厚曰饋希曰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

訴  
垂念臣選垂作  
重  
罪惡潰生集潰  
作橫

同人云寓渾灑  
流轉之氣于排  
偶中此四六大  
著作其感動人  
主只是情真  
敢祈神聖集神  
作仁

剛褊狹也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潰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論語季氏篇生而知之者而學之又其次也困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孟子曰君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地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躋斯民於仁壽漢書王吉傳殿一世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揚雄解嘲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焮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惟檀弓下篇仲尼之畜狗也敢祈神聖少賜矜憐敬蓋不棄為埋狗也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

聽候朝旨集朝

旨下有干冒天

威四字

揚龜山云與其

屈已以求入何

若以義就祿于

君之為愈乎即

此表意也真情

至性惻惻動人

排偶處以浩氣行之與句雕字琢者迥異

梅亭云第一段

總冒正喻來寫

實主相形好字

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冥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此朝

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此表皆

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其情真也體裁

開自陸敬輿陸宜公而公尤擅其勝

陸宜公

奏議

至性惻惻動人排偶處以浩氣行之與句雕字琢者迥異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張公字安道南京人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

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

是一篇骨子得

已不得已是一

篇眼目勝則變

遲禍大不勝則

變速禍小是一

篇大旨

又云第二段中

明用兵之禍

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

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己故其勝也則變遲而

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

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孫子用內外

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

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

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後漢質帝目梁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跋扈

猶強梁也顏師古云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

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

扈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

興事首議之人宜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

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

又云第三段引  
古立案○諫敗  
易諫勝難看他  
何等情切

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所為趙高子嬰被擒，降漢為項羽所殺。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挑引也。撥也。弄也。又動也。司馬相如傳：相如以琴心挑之。註：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方下。長與天等。其春辰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更相告訐，神曰巫，執左道以惑人曰蠱。先是女巫往來宮中，詔以爲祝詛，帝疾以江充治坐蠱，充誣太子，帝詔

更捕之。太子矯制發兵，合戰五日，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自經死。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隋文帝名堅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名廣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突厥北高昌唐書：高昌，西四千里。京師吐谷渾，音突浴，居甘肅地。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高宗后武氏廢其子中宗，自稱則天，皇遲。不絕如綫。改國號爲周，移唐祚，殺唐太子，殆盡。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書：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此塗炭。注：塗，泥炭也。火也。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

又云第四段接  
入本題先引仁  
廟作一反照

又云第五段投

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  
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始  
皇漢武帝隋文帝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也挫惕然戒懼知  
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  
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  
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  
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寶元二年趙元昊反秋青敗之康定元  
年寇延州慶歷元年寇渭州關右大震  
韓琦范仲淹為安撫經略招討使號令嚴何者天下臣庶  
明愛撫士卒元昊困敝三年春上書請和何者天下臣庶  
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入時事作數層  
轉折總是病在  
好兵乃進諫正  
文

怨敵之意集怨  
作怨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  
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輔弼執國命  
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掌樞機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  
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唐書元稹傳輔弼之智日有  
獻可替否者南史謝弘微傳  
陳弘微每獻替及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厲亂既而  
薛向為橫山之謀見歐陽公范文韓絳效深入之計熙寧  
正公神道碑  
韓絳行邊又用神謀策欲取橫山韓絳行邊又用神謀策欲取橫山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  
之協力今王安禮傳陳升之在中書亦未見與謀師徒喪敗  
今皆云與之協力當必有之但史畧耳  
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戰敗績不及十一然而天  
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  
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史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

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  
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  
於是上詔構禍於熙河韶欲取熙河絕夏人右臂安石章  
惇造釁於橫山惇為湖南北察訪使募兵平彝洽鼎州  
熊本發難於渝瀘熊本得為諸夷鄉導然此等皆戕賊已  
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  
劉彞復發於安南沈起經畧桂州劉彞又禁止使十餘萬  
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皆糧器  
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李  
按視鄆延與王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

又云以上兩段  
述前朝入今事  
一正一反為一  
大截  
塗於白刃集塗  
作屠  
梅亭云第六段  
痛切入骨千古  
名言讀此而不  
動心者非忍人  
即頑石耳一將  
功成萬骨皆即  
此意  
死者甚苦集作  
見食者甚苦

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  
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  
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  
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  
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  
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鱖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  
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  
之間雖八珍之美張蘊古大寶箴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  
也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  
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

梅亭云第七段以後患警惕之

又云第八段以天心之向背戒懼之

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如陳勝吳廣將在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歉食不滿也又少也文中子仁生於歉義生於豐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

又云以上歷陳好兵之害

又云第九段照應前者作收束

又云第十段引漢二帝事勸其忍耻以解念

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漢高祖伐匈奴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

又云第十一段  
自明進諫之意  
仍從戰勝上用  
意

又云以上三段  
是通篇總束為  
一大截  
追究左右編究  
作咎

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

鹿門云。予嘗讀  
自古論用兵性  
漢淮南王安諫  
伐閩越書為最  
而此書法度似  
又勝之此等文  
章與天地並傳  
者

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張公上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常帝一作帝是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惇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錮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蔡開之云。弔古戰場。文讀之。令人心酸。此篇讀之。令人神悚。此種文。直是關係千百世國運。千百萬生靈者。至文也。○諸葛君六出兵祈山。宋高宗尚主和議。又當別論。篇中故有不得已之分。梅亭云。古來諫用兵者。只說不勝之害。此偏力陳戰勝之禍。非徒諫用兵。乃諫好兵也。○以不得已。不得已。立論歸重在變遲禍大上。危言篤論。真老成憂國之心。而行文紀律。亦極精嚴有法。

英云句句感動人言言足傷神是等文非遭危篤者不能述情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左傳文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蠢蠢蠢動也蠢蠢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論語浸潤漸漬而不驟也何所

不有至謂此謗之實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

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楊惲坐怨望作

時日食或上書告惲惲奢不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

殺劉洎太宗使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曰我今遠征爾輔太

有罪臣謹即行誅上頗怪之及上不豫或譖自古忠臣烈

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

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

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

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史記張儀傳積羽

毀銷骨積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魏策龐蔥投杼起於

屢至曾參故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

纂言人言大書注 卷下九



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  
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適。適之。誤。造德宗源休  
之甥也。源休。怨朝廷。而勸朱泚借逆。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  
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  
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  
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眾  
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  
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  
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  
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  
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

英索。賴子成云。沈評以此篇比韓文潮州謝表。坡翁恐不滿意。且以韓表為醜。予云。韓以氣勝。蘇以言勝。韓以一意貫之。蘇陳列古事雜之。如韓不可學。而作如蘇可讀。而做以評蘇之筆。欲評韓者。猶欲以割雞之刀屠牛。歟。余校斯編。除國人之評者。以

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唐書太宗幼時有書生見之曰必濟世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訖安民。誇貌訛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表。同是一種筆墨。

佛頭着糞也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九終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蘇 軾子瞻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實。二。字。三。篇。要。領。却。側。在。名。上。  
 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  
 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釋名統緒也。主緒人  
 世類相繼如統緒也。  
 公羊傳隱元年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  
 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  
 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  
 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矣。如堯舜三代是也。

鹿門云正統之  
 說予嘗畧言之  
 子瞻所挈名實  
 輕重爲議亦非  
 是然而文特辨  
 矣

特有賢恃當作特

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

同人云論上撮舉大綱中下細與章子辨。○名輕實重論正統最確最精。後人沾沾於三國志南北史之間。用意過當。流弊至李壽長編而。因莽割裂史家傳信之法。蕩然矣。試三復公名輕實重云云。當不至此。

存教。曰魏曹操之子曹丕自為丞梁朱全忠為後梁太祖後唐朱郭威稱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隋文帝朱溫梁太祖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正統論中

英云主意叙已之說補歐陽子之所不足以駁章子之說夾葉交柯老嫩分彩是禹家設色法天下云爾集爾下有各耳二字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章望之著明統論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晉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子魏統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

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指魏後梁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此折鋒快即所云實重也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

又云譬喻精妙是亦蘇家傳法

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

同人云先駁章子後并發已之所以與之者異於歐陽子蓋公所見較歐陽更精此正善全歐陽子處

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辯駁。以足上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夭矯。不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正統論下

英云三篇皆駁章子。辯正霸明名實。章子之名實。傷乎名而喪乎實也。字字精勁。千古確論。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

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司馬炎禪位。封為陳留王。魏自曹丕五世。四十六年而亡。朱全忠遷哀帝東京。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弒之。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

鹿門云一步緊一步

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及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舜父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

孔子刪詩詩書之誤以為皆曰集以上有吾字同人云公論當以正統為第一於此見公之識與才並足千古思治論持其少

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湯伯禽伯禽封於魯庚戎並起魯侯征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其書宋大家文粹卷二十一

作而世人競稱之固與耳食無異○論下嚴辨霸統往復透徹理真詞強千秋絕調

荆川云是名言也然人臣處此亦難矣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篡弒之實乃為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說不可為訓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已注漢唐之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

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事詳於左傳及公羊傳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人在此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先據以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



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後漢靈元年，竇太后臨朝，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以宦官操弄國柄，濁亂海內，奏誅王節、王甫等，謀泄，誣以大逆，被殺。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及靈帝崩，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董卓之兵，卓未至，進為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官皆殺之。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唐代宗即位，誅宦者李輔國，元振於秦州。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文宗太和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五年，殺宦者魚朝恩者，十二載，元與誤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昭宗天復三年，崔胤奏宦官傾危國家，說殺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則

鹿門云：忽接前喻無痕。

又云：又一翻作餘波。

鹿門云：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急脈緩受。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關處在。

鹿門云與前是一篇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過，窮寇勿追。孫子歸師勿過，圍師必缺，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孫子而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

鹿門云切中情事

之速之也。即上篇漢唐宦官之屬。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陽偽也，浮從也。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權在內。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

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陳平及周勃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史記陸賈列傳，以五百金為絳侯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陸賈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始巽下乾之九五，以杞注：杞高木而葉大，孟子性猶杞柳包瓜。言時當

同人云：論上言小人不可擊，撥漢唐為據，雖木勝與不勝，平列而大指尤重君臣不相安一邊。

含章則包之也。夬之九五，覓陸夬夬。馬齒覓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頄，骨也。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為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為四字，尤為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為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刑賞忠厚之至論

梅亭云：首段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

評唐史卷之二十一

又云次段接故

鳳阿云臯陶無殺人事他把舉  
絲事對映出來  
此狀能為實文  
法形容迫真處

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命之聲堯  
帝曰又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成王既  
沒穆王穆王滿昭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  
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  
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刑書傳曰賞疑從與  
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國書孔安當堯之時臯  
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  
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嘉祐二年歐陽公考試禮  
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  
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乃真公第二及  
入謝歐公引問出處東坡對曰何須出處想當然耳歐公  
賞其豪邁太息不已後語聖俞曰老夫當避四岳曰絲可  
此人放出一頭地東坡時二十有四墓誌

鹿門云盡而不  
盡住而不往  
李九我云精銳  
之氣如長江大  
河一瀉千里

用堯曰不可。絲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大禹何堯之不聽。  
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絲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  
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  
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  
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  
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  
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  
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  
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  
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

十一

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巧言篇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鹿門云百尺竿頭又進一步又云冷語收

羅景論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為文

駕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以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傑然者李文登云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少時

以罰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矜高格也為之三歎

須令氣象嶙峋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英云冒頭以勞樂起筆以富貴安逸貧賤勞苦開大雙關

又云第二段承

既醉備五福論

既醉詩大雅篇名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

慕唐大家文粹卷二十一

備字

又云第三段以至誠不懈立局

又云第四段入本題  
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不憂使天下為己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又云第五段以詩引證

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鄭箋云壺相也室家先以而嚴肅也康寧也高明有融詩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高公司空表聖嚴滄浪諸公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入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邶風君子偕老副飾副飾髮為之首笄也垂于副之兩六珈珈加也於笄而為飾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南山篇是也其頌美是入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鄭風緇衣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小雅采芾篇是也故既醉

又云第六段應前解題以知本結篇

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  
孟子曰使民盼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盼然注怨視也  
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  
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旨然唐以後得此意者甚矣

### 伊尹論

鹿門云一篇柱  
梅亭云首段虛

辦天下之大事者辦致力也前漢韓信傳有天下之大節  
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

冒立大節辦大事是枝幹狹天下是根柢

荆川云將小形大便自特然

梅亭云次段將小形大見能立大節方足辦大事

又云三段將大例小見不能立節辦事皆由於所見之小歸注不能狹天下意

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簞竹葦器盛飯也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周禮司市夕市夕時而市

評周子家之言

不知所措集所  
上有其宗

梅亭云四段入

題引後如一論

斷是一篇正面

又云五段拓開

寬論游衍頓折

皆與本旨對照

武曹云波瀾

取夫取婦為主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甲

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

之以天下弗受也上萬章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

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

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

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前漢書賈

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有所

不止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

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

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不休於富貴有以大服天

梅亭云六段接  
入本題即事指

點前論伊尹是

由體及用此是

由用徵體一是

頃下一是逆推

與起處法同

又云未段刺時

也言外覺自信

較然

亦已過矣集亦

上有意宗

鹿門云讀此而

後可以身自信

於天下而成不

遑之功而行文

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

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

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

其視天下眇然貌細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

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憂懼貌韓文上

惟不得出大賢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與常人不同意

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

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

桐宮之事太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乃歸亳眾人弗疑惟其天

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

蘇東坡大家文選注

卷二十一

十五



斷續不羈

梅亭云立大節

辦大事是事節

昭著處而其所以能然由於素之所見者大舉天下不足動其心也故以狹天下為本借伊尹拈出都

也。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

論周東遷

英云冒頭舉史

之贊論先章

遷之失

東遷之謬賞錄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本史記贊周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左傳宜三年昔夏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說文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幽王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殺驪山下宜白立是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為平王徙都洛邑是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

同

王由東遷編賞

錄王作振由作

則

又云二段以小喻大一轉起下

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纘王之神聖左傳昭年至于靈王生而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有鬚王甚神聖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史記周公世家周公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此豈有意於遷哉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蘇文勝人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每在引喻喻明正意不煩言而自透矣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數共八百年過於夏商然東遷以後夷於諸侯不能如夏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商之權在天子也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

又云三段從夏商及宋李景皆言遷都之失以證東遷之誤一氣貫穿長短王序法太史公

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驚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庚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詩大雅。率西水。至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左傳。閔齊遷臨淄。世家。獻公八年。因徙薄姑。都治臨。晉遷於絳。於新田。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左傳。文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史。晉書。成帝咸和二年。歷陽內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竄於蠻夷賞錄吏作越

秦遷於郢鈔秦作吳郢作郢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附註。大布。大帛。此特言其儉樸耳。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元晉王導字茂弘。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秦。遷於郢。建英。秦楚平王娶秦女。生熊珍。是為昭王。前是太子楚恐城郢。自是屢與楚戰。無與頃襄王。楚懷冠而遷之。害前秦此非畏秦。畏吳也。一作吳。頃襄王。楚懷冠而遷之。害前

秦遷於郢鈔秦作吳郢作郢

故口周賞錄故  
上有吾字

考列王漢王子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  
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獻帝為董卓所立關東州郡起兵討卓卓燒洛陽宮廟遷都長安  
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南唐李景遷都南昌以其子從嘉守建康至開寶八年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援古事近於碎矣而條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而法  
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近於文人游  
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擬論也題云論某  
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今便學者誦習不必  
更分以時代先後為次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左傳隱十一年也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  
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魯邑隱公不欲復居也吾將  
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  
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  
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  
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左傳惠公元妃孟聲子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  
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  
而讓桓計無輸于此者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生奚齊

可不謂仁賞錄  
仁下有人字  
鹿門云突然入  
里克李斯之受  
禍以見隱公之  
生驪姬譖於獻公殺太子申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優語公  
見左傳僖五年及晉語

不免于輩也  
施優謀之施優  
疑誤倒賞錄謀  
作來下趙高謀  
同  
其受禍賞錄無  
其字  
君子之所為賞  
錄無之字  
汪武曹云前三  
人以智字連貫  
後二人以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  
作收束

之優曰施注優非也施通於驪姬二世欲殺扶蘇始皇太子詳而難李  
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  
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左傳僖十年晉李斯不免於二  
世之虐趙高謂於二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  
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  
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  
蒙恬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  
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  
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  
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與前盜以兵擬人同以喻博物志蝮蛇秋月毒甚無所不螫  
人樵採為草木所傷刺者亦殺草木以世其氣草木即死  
形不長頭扁口尖身赤文斑亦有青黑色者亦殺草木以世其氣草木即死

鹿門云一句收  
盡

者歟鄭小同鄭玄為高貴鄉公魏廢帝髦東海侍中嘗詣  
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  
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晉王敦從王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  
參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  
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世說王允之哀哉小  
同殆哉岌岌乎危也離騷高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論語泰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  
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  
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孝宣只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論之

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十有一月也誤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微子命周公命戰於泓，於當作下後同。曰宋公，編鈔曰：上有蘇子二字，有事膳，編鈔事作祭。穀梁之傳，編鈔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十有一月也誤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微子命周公命戰於泓，於當作下後同。曰宋公，編鈔曰：上有蘇子二字，有事膳，編鈔事作祭。穀梁之傳，編鈔

雖文王之戰，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宜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河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孟子梁惠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曰：若寡人者，可以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二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左傳僖十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白曰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孟子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

慕唐宋大家文粹註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而忍為之編而  
上有此字  
身敗國亂編鈔  
敗作與  
鹿門云應文王  
之戰不過之  
聲於諸侯編鈔  
於作之

趙衰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  
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  
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  
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  
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僖十年且猶釋之。而况敢  
用諸淫昏之鬼乎。僖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  
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  
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  
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  
不亦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  
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  
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楚人戰  
楚人未既濟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能損襄公之虐。其  
可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襄得志編襄下  
有公字  
事猶足以當桓  
公集事作師編  
鈔公作文  
子犯而編而作  
以

鹿門云千古隻  
眼之論自正當

抱孺子而泣。通鑑。恭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稱曰昔成  
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  
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群  
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莽依周書作大誥。不  
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  
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桓譚論。襄公行王者之事。猶  
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  
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司馬子魚。公  
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  
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以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為不仁之案。見忍於大而不忍  
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天下後世。  
而穀梁氏果為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快甚。後胡氏作

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嬰齊。春秋僖十九年齊滕宣公也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鄆子之甚耳。

### 范文子論

鄆陵之役。春秋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左傳呂錡射共子反殞命。公子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郤氏誅厲公。

商素菴云：為介甫用兵發

弑晉童死。晉克之子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成十年

鄆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

匹夫猶或按劍。鄒陽上梁王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

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

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

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

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

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

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

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

鹿門云：隻眼之論

又云：曲而透

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  
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  
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  
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  
圍。漢七年匈奴圍高祖于平城七日而後罷去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  
繼之文景。文帝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建德  
德取河北。自稱虜王世充。王世充弒隋。自立為鄭帝。所過者下。易於  
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  
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  
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  
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左傳哀五年黃池

鹿門云。忽接入  
范文子無痕  
又云。長公蓋亦  
鑒當時黔河之  
役故云。

之會而夫差以亡。三年十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我於桑田。  
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年二晉果  
滅虢。年五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  
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  
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詳於歐陽則  
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一言足  
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開。忽然收  
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終

